



瞿文懿公制勅稿卷之一

戶部尚書賈應春制



朕惟國計之重疇咨俊乂思得人以成裕國之效自非名實繫乎衆望明揚出于師錫不輕授也爾戶部尚書賈應春才猷敏達器度弘深筮仕踰三十年而夷險備嘗歷官踰二十任而忠慎彌著自爾視師陝右虛衷以集衆謀持重以貞師律將士樂用邊陲晏然俾朕無西顧之憂念爾久勞召宅司寇復以軍國計重特茲簡用

以資良謀茲以考績授爾階為資政大夫錫之
誥命於戲守圉之臣則患饋餉之不充司計之
臣則患奏請之不節二者議常相持而和衷之
風鮮聞此大事之所以不克共濟也爾從閩外
來司國計必能酌軍儲之緩急制財賦之盈虛
使國家餘九年之積而將士有飽歌之風矣尚
益奮庸以副倚毗欽哉

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制

朕惟國之大事在戎所賴以振肅戎政揆度機

宜共成修攘之烈者則惟一二本兵大臣自非
揚歷中外才猷素著曷輕畀焉爾兵部右侍郎
沈良才識足以通古今之宜才足以周常變之
用歷試於昔咸稱其官邇歲出撫鄖陽節制萬
里綏懷遠近其功尤多既晉理卿朕念本兵任
重特俾貳司馬贊理樞務爾能協心規畫使邊
境宣力之臣得仰成筭以措勝而外侮坐消三
載於茲爾功懋焉茲以考績特授爾階為通議
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成周之隆四夷咸賓 君

臣告戒猶以張皇六師為先不敢弛先事之防我國家慎固封守不欲以武功毒天下然狎於治安而師律漸弛者久矣爾尚益弘遠畧用戒不虞以周召之事君者事朕欽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檀

制

國家統御萬方薄海內外罔不臣服顧茲兩廣地盡南徼嶺海之間民夷雜居芽孽易生故特選重臣往鎮其地苟非其人曷輕畀焉咨爾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檀性資弘毅識度深沉歷中外以有年試小大而輒效既貳本兵位中丞文武聽其節制軍民屬其保釐權任益隆經略益著乃徹漕事俾專制兩廣乃申紀律以訓士靖寇亂以和民使朕威德覃被南海實有賴焉昔周中興有臣召虎疆理王略海外有截朕今所望豈其異此今以三品考績特進爾階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以旌爾勞於戲不泄邇不忘遠朕方弘一視之仁無黷武無

匿文爾當為萬邦之憲尚益自效以副倚毗欽
哉

禮部左侍郎致仕朱隆禧制

朕操爵賞以風礪天下有與之以名而不勞之
以政事者所以示殊恩也爾禮部左侍郎致仕
朱隆禧初以甲科之俊漸列班行周流諫垣薦
登卿寺嘉績良多中解朝簪退從林壑遲回歲
月不少忘朕昔人食芹而美曝背而煜猶欲獻
君傳記侈之以為美談豈芹曝之足多取其心

也爾之愛朕蓋亦類此是用寵以禮部左侍郎
之名仍令致仕今特授爾階為通議大夫錫之
誥命以為爾榮於戲君臣之義貴居其厚爾不
以家食而忘戀闕之思朕亦不以人言而廢遺
簪之惜爾尚祇服訓辭益敦素履欽哉

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章煥制

國家稽古建官設都御史以總攝憲綱彈壓百
僚其承命出巡方嶽則文武百司悉聽節制任

至重也自非守正不阿明辨有聲曷輕畀焉爾
提督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章煥有通
今博古之識有牧民御衆之才歷試諸司咸稱
朕指邇以太僕課最晉陟光祿寺卿念鄖陽重
地命爾出治茲叙年勞特從所請授爾階為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鄖陽地控三省俗雜華
夷緩之則縱或以長負固之習急之則駭或以
速愚頑之變爾尚酌剛柔寬猛之中以靖小民
則朕爾嘉欽哉

戶部雲南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陳璨制

古今之制國用者蓄積有餘而頌聲作斯太平
之基也與朕共此者凡司徒之屬皆與有責矣
爾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陳璨性
資弘毅操履端方曩以治邑有聲擢晉戶曹俾
督邊儲會計必當出納必平吏弊肅清軍需用
裕功尤著焉茲以考最授爾階為奉直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朕以天下之財給天下公用誠無
所靳然念小民供賦之難未嘗不欲節用愛人

以利久遠也爾職與聞國計尚益求盈虛之節
制輕重之權佐朕裕國裕民欽哉

工部都水司署郎中事負外郎汪泓制

司空之屬職司水土而都水一司治外實
控河渠上游漕務賴之自非廉幹之司何賴
焉爾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汪泓
起自賢科長於吏治曩任州縣咸著聲聞晉
冬官領漕渠疏築惟時旱潦有備萬艘北上京
儲羨溢爾多力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自河決張湫運道幾沮今雖
百靈效順河不為災歲仍命官往鎮其地誠懷
未然之坊也爾以才猷簡用念先臣經略之勞
必思慎之於微無使有橫潰之患矣爾其欽哉

浙江按察司僉事姜廷頤制

國家稽古庶訪肅政之制特設按察司並建長
貳以貞憲度以糾官邪惟公惟明始稱厥任茲
惟艱哉爾浙江按察司僉事姜廷頤初試邑令
循良有聞擢居臺中風采尤著既晉憲職乃能

正身率屬夙夜惟寅以六條察吏治而所部肅清以兩造聽民訟而幽枉必達厥功懋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民之休戚在守令察守令之賢否而詔廢置則監司責也爾既效有嘉績矣尚一乃度遠乃猷俾海隅蒼生咸仰朕德稱朕立監之意欽哉

江西撫州府知府黃鑄制

朕以天下為家一夫不獲恒惻於心每聽羣吏之上計治有異等輒寵嘉之事關激勸非濫予

也爾江西撫州府知府黃鑄起自賢科周流郎署治效既著乃出典名郡寄以千里之民爾乃銳意旬宣惟慎惟勤事節而民不知勞刑清而民各興行古有循吏殆庶幾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自秦罷侯置郡守選用亦云重矣邇來四方多虞征調煩興綏輯勞民以固邦本固爾之任也爾往欽哉

雲南楚雄府知府周載制

朕惟遠方之民漸遠聲教易動難安故選良史

以撫循之望甚殷也爾雲南楚雄府知府周載
操履詳慎才識老成昔在戶曹屬有寇警爾勇
於任事給餉不乏勞勩居多既晉郡守乃能以
庶敬率僚屬以寬大惠疲民監司每以課最來
聞乃知楚雄雖遠在萬里民之霑被朕德如在
几席矣茲以考績授爾階為中憲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柔遠能邇厥惟顯謨有初鮮終亦有明
戒爾尚慎斯以往無忝休命欽哉

翰林院編修亢思謙勅

國家選文學之臣使居史館以司紀載蓋倣古
昔儲材之意真得一傑然者出其間庶國家有
攸賴耳爾翰林院編修亢思謙始以進士高等
選入中秘讀書任職以來賢聲益著才與識而
兼茂文與行而俱修茲特進爾階為文林郎錫
之勅命夫士之由館選者必有稽古之學而後
可以備顧問有研幾之哲而後可以審樞機有
虛受之誠而後可以廣忠益徒以文馬則亦藝
耳爾尚益慎修以副朕儲養之意欽哉

尚寶司司丞李先芳勅

典瑞之職自周官有之蓋天子近臣周公所為
嘆其美而欲人知恤者也選用厥惟重矣爾尚
寶司司丞李先芳經術醞藉操行醇謹周流部
署咸著賢聲乃自刑曹俾尚符璽茲以考績授
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昔盛王左右
侍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君故君無過舉
而天下稱聖爾職典瑞亦其一也尚監前聞人
以忠誠事朕欽哉

甘肅行太僕寺寺丞馬尚義勅

國家馬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以總其成自非
清慎勤敏之士則民先困矣又安望馬之蕃息
乎爾甘肅行太僕寺寺丞馬尚義廉以律身勤
以集事歷年滋久賢聲日聞被邊之民多有賴
焉茲特封爾為承德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夫
戎務先馬馬政之弊顧累居民亦任非其人耳
爾尚益自勵以副委用欽哉

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本固勅

國家稽古建官特重御史之選蓋將責之廣諮
諏以贊國是慎舉刺以肅宮常自非端方直亮
之士曷克稱焉爾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本固起
自甲科卓有志節曩試用於劇邑賢聲已聞繼
晉位於憲臺風采益著三載於斯爾勞多焉茲
特進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天下公議
允屬臺評忠邪視之以進退利弊籍之以興革
爾尚照之以明出之以公斷之以剛持之以毅
無撓於勢而蔽於情無詳於小而遺其大以稱

朕任使欽哉

江西道監察御史鄭本立勅

國家設御史之官以司風紀內肅朝著外察方
岳其選用特重自非剛明正直之士國何賴焉
爾江西道監察御史鄭本立曩以佐郡有聲擢
居臺中屢陳時政糾官邪補益良多邇按陝右
屬地震之後人心皇皇訛言相扇爾乃獎循良
斥貪墨風勵群司以寬政靖民左道惑衆者輒
擒治不赦三秦遂用底定朕無西顧之憂爾之



原件短缺 P11

力也茲以三載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朕居法宮之邃百官之邪正萬民之休戚勢國未能周知也明目達聰不事察察而物無隱情者惟爾秉憲之臣代朕行耳爾忠亮有識譬之利器一試已知尚益遠乃猷弘乃度日懋敬德以需簡用欽哉

河南道監察御史宋儀望勅

朕以耳目之寄責之臺官選甚重也自非端亮有識達於治體則嘉言不聞國是亦何賴矣爾

故以塞責無摘小庇以眩明益勵忠貞之節以輔朕明作之治欽哉

禮科左給事中李遇元勅

國家以耳目之司寄之六科蓋以翊贊國是糾摘官邪助成建極之治非徒寵之以名也爾禮科左給事中李遇元擢自賢科蔚有經術爰從史館選授諫垣乃益明習朝章靖共爾位諸所封駁直而不訐切而不浮朕誠有味乎其言茲以三載考績特授爾階為徵仕郎錫之勅命於

戲朝有諍臣則政無過舉王道底平爾昔讀書中秘觀古名臣侃直不回社稷賴之君臣俱榮者亦必有槩於中矣尚益自懋以副簡用欽哉

吏科右給事中戴才勅

國家之設六科名應六部而事關大體人得言之蓋將採公論集衆謀廣耳目之寄也爾吏科右給事中戴才學純而行修識明而慮遠既居諫署每進讜言當邊鄙戒嚴而獨懷根本之慮雖經費孔棘而尤切保障之思古有諍臣爾無

愧焉茲以考績特進爾階為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示褒嘉夫朕方以股肱責卿佐以耳目托言官朕欲聞小人之依察治忽之要汝聽朕欲觀古人之訓弘修攘之烈汝明欽哉

兵科給事中華淳勅

國家董齊庶政分建六科名應部曹實預外廷之議職居掖署亦兼內直之勞國體是關公論攸託匪資才行曷稱簡求爾兵科給事中華淳學識弘深性資謹厚幼膺高薦首掇巍科播清

譽于使垣擢華班于禁闈建明國是義每切乎
憂時糾正官非心實嚴于嫉惡况夫執法擅叅
駁之體臨事稱剖斷之才閱歷滋深操持益懋
行與文而並著名兼實以俱孚最考方書渥恩
斯布非獨示賢勞之勸蓋以注簡拔之懷茲特
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論列必先大而
後小庶有補於朝綱官守當謹始而戒終尚無
忘于國典佇觀來效光我命詞欽哉

戶部山東司主事楊準勅

朕惟古之盛時上下交足富無所藏未嘗不欲
得賢俊以司國計也與朕共此者豈惟司徒其
屬皆與有責矣爾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楊準
器度深沉智慮詳慎既任戶曹乃能講求利益
搜剔冗蠹任職三載吏弊肅清茲以考績授爾
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財賦出入具有典
常出之有經則上可以裕國入之有藝則下可
以裕民爾與聞國計已著功緒尚益自懋以副
朕圖治之意欽哉

戶部陝西主事瞿晟勅

儲峙重計也國家經制雖有畫一之法而斟酌損益亦存乎人非慎選用疇與共濟爾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瞿晟起自賢科謹于官次庶以律已而出納必平明以照奸而勾考必當試用以來于儲峙多有補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之善計國者必為經久之策利于公而不利于民不忍為利于民而不利于公亦不為也邇來兵興國用稱詘每思得

劉晏陳恕之徒與之共理爾尚思追跡前人以副簡用欽哉

戶部廣東司主事劉效祖

朕惟國計之重疇咨俊乂俾具庶幾成裕

國之效內廩百官外供軍旅得加而用足望

甚勤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劉效祖拔自

郡佐試之戶曹有幹理之才而不以纖嗇為能

有經遠之慮而不以近小為利惟清惟慎出納

惟允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

戲聚人以財理財以義古之善計國者亦惟以義處利導而均布之上下耳固不徒以聚歛為先也爾起賢科必能為國遠圖薄桑孔而不為者尚體朕意以需簡用欽哉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夏惟純勅

古今理財一執籌之吏皆可稽其出納而必慎簡士類分任責成者以士類敦尚名節明習舊事可寄以國計之重也爾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夏惟純才猷練達操履端方試用戶曹漸著

嘉績茲以考最特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之制國用者必餘九年之蓄然後旱乾水溢不能為之災夷狄盜賊不能使之困其要則在擇人以任之耳爾之任職已著功績尚益遠乃猷宣乃力稱朕任使欽哉

南京戶部福建司署貢外郎事主事姚世

熙勅

儲蓄不豫不可以應猝會計不當不可以豐儲留都王業根本也司徒之屬一有不稱則國計

何賴矣爾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姚世熙
曩以佐郡有聲擢任戶曹嚴勾校而蠹弊一清
勤幹理而庶務咸集三載於斯庶能可稱茲以
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稱貯
積天下之命今留都水陸輻輳歲輸有常然自
江防多警則廣集兵糧以壯根本亦今日時務
之急也爾效有功緒已為朕知尚益弘遠猷以
需簡用欽哉

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朱曰藩

勅

國家撫有方夏凡聲教所及雖在荒服之外罔
不祇歲事貢方物以供明祀故特設禮部主客
司以領之其在南京則舊章具存非博雅好古
之士曷輕畀焉爾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署郎
中事主事朱曰藩夙承家學蔚起賢科邇自駕
部轉任禮曹乃能申典秩尊國體稱朕懷柔遠
人之意茲以考績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
於戲王者以德禮屬天下德禮不易則人永懷

爾尚慎乃攸司內有以守先王之籍外有以通
四方之志則朕爾庸欽哉

兵部武選司主事殷從儉勅

國家以武功定天下其武職之銓注則責成選
司自非守正奉公總核名實則人何勸焉爾兵
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殷從儉操履端潔識慮詳
慎雖事無專達而閭閻侃侃有和衷共濟之風
茲以考績特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
折衝禦侮之臣古今所重今隸選司者大都則

世官流官二科而已世官以酬舊勲而襲替不
至於啓奸流官以待材能而功次不至于相冒
則公道昭而人思奮矣爾尚益竭忠貞勉副任
使欽哉

兵部武選司主事賈天爵勅

三軍之輕重係將帥之能否而武選一司實制
其進退者也非志切奉公智能鑑物戎政亦何
賴焉爾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賈天爵操履端
恪識慮深長任職以來每以將材為急嚴比試

以傲游惰公會舉以羅智勇雖事無專達而共
濟居多茲以考績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
於戲國家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既久人多玩愒
此正張皇之時也朕以時之多虞且慨然思古
頗牧爾與聞選事而舉不當才亦爾之恥也尚
慎乃司副朕求才之意欽哉

兵部職方司主事陳栢勅

朕思戎政之重疇咨俊乂共圖戡定之烈而觀
變出奇咸隸職方一司豈易稱哉爾兵部職方

司主事陳栢學通古今慮周常變任職以來宿
衛嚴密士氣奮揚補助居多茲以考績特授爾
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夫古之典戎者按
圖而知虛實開風而效勝負折衝樽俎固皆儒
生流也爾尚益弘遠略朕且以幃幄任爾欽哉
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汪珮

勅

朕惟留都地重特假司馬之權俾視朕師一二
僚屬咸慎其選庶戮力共濟永奠丕基也爾南

京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汪珍器度端恪
智慮深長曩自儀曹轉授駕部屬江防有警羽
檄交馳乃能夙夜靖共協規備禦使島夷折北
遠遁畿服宴然爾助居多茲以考績授爾階爲
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王迹所基歷代所重思
患預防尤稱許謨朕每南顧未嘗不思曩時創
造之難也爾服勤有年尚益殫忠力以副朕保
邦之意欽哉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高岱勅

明刑弼教哲王所重古之盛時威厲不殺刑措
不用率惟良士共承下風非後世深刻之吏所
及也爾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高岱起自賢科
治用經術諸所聽斷求之以仁恕出之以公平
雖法有不貸民無怨焉茲以三載考績授爾階
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昔漢文以仁厚壽國脉于
公亦以不寃昌家祚朕觀舊事未嘗不慨然嘉
嘆思得循吏共司刑典爾尚益廣德心以弼成
從欲之治欽哉

刑部河南司主事張正位勅

朕以刑典之重責成司寇陳敷置輔咸擇吉人亦欲刑之不濫共成刑措之治也爾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正位起自賢科擢任刑曹每蔽要囚惟欽惟恤語稱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人與我皆無憾者殆庶幾焉茲以三載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刑以弼教自古不廢然秦以深刻而短祚漢以寬大而永年得失之效可以槩見顧不當事姑息縱奸慝以

賊良民耳爾尚益求簡孚廣朕好生之德欽哉

大理寺右寺右評事侯有功勅

國家慎重刑罰每司寇獄成猶經廷尉下廷評覆審然非得吉士民之不寃未可知也爾大理寺右寺右評事侯有功敏達夙成操履尤慎每有詳讞必求簡孚古稱廷尉天下之平爾其無負任使矣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古今用刑失入則傷仁失出則傷義然與其過殺不辜寧失不經爾以經術之士佐理

官其必聞臯陶之刑矣尚益務明慎以稱朕意
欽哉

浙江湖州府推官方敏勅

朕惟天下之大匹夫含冤則陰陽為之錯謬自
非良士疇與共理爾浙江湖州府推官方敏起
自賢科蔚有經術屬海隅多事小民困于寇亂
罔知攸措爾乃以寬和為撫衆之本以平恕為
詰姦之術凡有逮繫辨釋居多民深賴焉茲以
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兵興以

來俘獲多矣使奏報皆實賊當垂盡何至更滋
爾能以明允用刑賢於俗吏之冒功多矣尚益
堅乃節一乃度朕將爾庸欽哉

紹興府推官韓詢勅

朕哀矜庶獄凡中外小大理刑之臣恒慎其選
民命所寄誠重之也爾浙江紹興府推官韓詢
夙承家學奮自賢科授任以來聽斷明允請托
不行寡弱無賴之民有所赴愬而豪右屏息朕
聽上計之吏爾課恒最茲特授爾階為文林郎

錫之勅命於戲天下之勢遠近如一海隅蒼生
有一不得其理舍寃抱痛則亦傷天地之和爾
尚體朕好生之意求之以恕出之以公察之以
明斷之以剛無縱無枉欽哉

直隸婺源縣知縣鄭國賓勅

朕惟親民莫切於令每念古循吏輒慨然嘆息
思得其人庶元元得安其生無祁寒暑雨之咨
也爾直隸婺源縣知縣鄭國賓擢自賢科崇尚
德化薄鈎距之術而人自不欺屏搏擊之威而

人自不犯任職以來賦役均平訟獄稀簡民多
賴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戲士之幼學未始不欲堯舜其民今一出而宰
百里亦可少行其志矣爾尚益懷遠圖無輕民
事朕且召用以酬爾勞欽哉

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知縣岳粹勅

朕惟親民之官莫親於令昔人蓋有增秩賜書
以寵夫循良者朕今亦何愛焉爾山西平陽府
解州夏縣知縣岳粹起自甲科出宰百里歷年

滋久撫字惟勤使朕被邊之民得安田畝而無
愁歎之聲者爾勞益居多焉茲特授爾階為文
林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於戲民惟邦本朕誠
不以小民為卑而視如赤子誠不以萬里為遠
而視如堂階爾尚益自效以副朕惠養元元之
意欽哉

瞿文懿公集卷之一終

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一

策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不可缺
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爾
戎兵此非好於用兵邪朕皇祖高皇帝
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修文
以德化天下至於列聖相承懋修文德
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天
命入繼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

皇文憲公集 卷之一
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無人之境
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
立於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
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
長治久安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
守之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尔
多士抱經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
朕將采而行之毋忌毋隱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大法有
善治之大幾文武者致治之大法也文武之用
各惟其時者善治之大幾也帝王之受命于天
而統理華夷也觀天之有陽而文教興焉是文
也者所以象天之生育也觀天之有陰而武備
脩焉是武也者所以象天之震曜也然創業之
初不患無武而患文教之或微守成之日不患
無文而患武功之弗競所貴乎善治者亦隨時
張弛使適於治而已矣是故知大法則天下之
治並行而不悖知大幾則天下之治善救而不

窮古之帝王所以不動聲色而奠宗社于泰山
之安者由此其選也恭惟 皇帝陛下躬神聖
之資撫盈成之運秉 離照以宣文則有以成
文明之治奮 乾剛而用武則有以張 震
疊之威如臣者蓋亦沐浴膏澤歌咏太平而蕩
蕩其難名矣迺于 萬幾之暇特進臣等於
廷俯 賜清問上嘉 祖宗致治之盛下求
今日保治之方且 諭臣等以守之之道詳著
於篇臣雖愚陋有以仰窺 聖心之純有不以

今日治安為已足直欲建萬世之長策保
大業于無疆矣夫堯舜之聖尚有蠻夷猾夏之
憂則今茲北虜亦何足以累 聖治乎然臣聞
之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執干戈以衛社稷
者亦士之任也則今邊鄙多聳穡人無功凡吾
臣子皆與有責矣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答千
載之遇乎夫帝王之御天下以成久安長治之
術者無他惟文武二途而已矣顧其為道也不
可易而其為用也不可齊文教之綏所以求內

之順治也一于文而不知有武則禍亂無所於
定而或以廢天下之功武衛之奮所以求外之
威嚴也一於武而不知有文則化理無所于飭
而或以啓天下之釁臣故曰道之不可易者此
也然天下之勢有強弱而文武之用有緩急開
國之初國勢爲強乘強之勢者利用文繼體之
日國勢爲弱乘弱之勢者利用武有武以濟文
之所不及則惠尊而不之玩有文以濟武之所
不及則威震而不之折臣故曰用之不可齊者

此也然帝王以天下爲度其選將練兵有時而
用武者非求勝於夷狄也吾自治吾中國令勿
擾之而已矣文也者國之經也所以爲守也武
也者國之輔也所以固吾守也其用雖殊適治
則一臣故曰帝王之治天下惟文武二途也伏
讀 聖制有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环缺與
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尔戎兵此
非好於用兵耶大哉 皇言盖有見於天下之
勢而得夫張弛之權矣臣請稽諸經史質諸古

今為 陛下陳之夫文武之在昔未始分也分之自後世始而用之亦未始偏也以言乎將相無事而謨謀帷幄則為敬義一德之訓有事而出總戎行則為升陲鷹揚之師是相亦將也以言乎兵農無事而耕則為比閭族黨之民有事而戰則為伍兩軍師之制是兵亦農也文武之在昔未始分也自管敬仲以國中之民為兵以四郊之民為農兵農始分而不可合矣自宋人以樞密主兵中書主民將相始分而不相統矣

然兵以衛民民以養兵相主運籌將主決戰體統相維中外相應後之帝王亦未始獨任而成功者文武之在後世用之亦未始偏也夫惟未始分也是故有渾融完固之勢夫惟用之未始偏也是故有迭運不窮之神譬之天道之陰陽雖慘舒各一其氣其成歲功則一而已矣顧帝王所以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使天下之勢不至于極重而難反者則有幾焉昔周公之輔成王也禮樂之化致夫重譯蓋以文治為先矣

而克詰戎兵之訓首迪于訪落之始召公之輔
康王也保釐之治洽于東郊蓋亦以文治為先
矣而張皇六師之訓首陳於踐阼之初成康之
為君夫豈以武功毒其民周召之為臣夫豈以
武功適其君者周治尚文其勢已弱而又當豐
亨豫大之時使不從武備之易隳者而振勵之
則以弱政濟弱勢四夷之交侵諸侯之負固當
不俟夫昭王之後而後見此臣所以妄論天下
之勢必識其幾而後可以善其治于不窮也臣

請以 皇祖之所以垂統 列聖之所以紹休
今日之所以守天下者次第陳之可乎我

皇祖之開天撫運也驅策英豪迅掃胡虜 武
功之盛蓋已震乎殊方矣而 登極之日首崇
學校其治若先乎文我 成祖之繼天立極也
親禮儒臣表章性理 文德之盛蓋已光於海
隅矣而靖難之後三犁虜庭其治若先乎武此
固帝王補偏救弊之大權未易以常情測者也
自是以來 列聖相承大業益固蓋雖 文治

之精華而 武烈之所被者寔開其先矣今我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致雍熙悠久之治蓋
二十有三年於茲是故德之所及涵濡如雨露
威之所及震動如雷霆治之所及容保如天地
蓋不止於西旅之貢獒越裳之獻雉也邇者北
虜遺孽乃忘我 天覆之仁哨聚入寇殘我天
民有如 聖制所云者此固文武臣工奉行未
至者之罪也使文武臣工各供其職各效其能
則干羽之化既足以懷其携貳之心 廟算之

勝又有以折其驕悍之氣撫之而易從征之而
易服矣今 陛下乃曰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
以教化莫克行於外此誠禹湯罪己之盛心也
凡我臣工又孰敢不祇承 德意而修其職分
之所未盡者乎臣固知北虜之不足平也伏讀
聖制之篇終有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
欲求久安長治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
守之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且 誠
臣等毋忌毋隱各著於篇臣雖不肖亦不敢上

負天子下負所學而自棄于無諱之朝也竊以爲今日之計亦不能舍文武二者而別爲之圖惟就其壞于因循者而振揚之耳昔宋人西事之興韓琦之陳謨也不急於其他而急于立紀綱歐陽脩之陳謨也不急於其他而急于明賞罰此皆振揚之說也方今縉紳之士以文名者蓋已充斥于中外矣然文藝徒工而經濟之未閑其弊也虛介胄之士以武名者蓋已布列于遐邇矣然團練徒勤而擊刺之未閑其弊

也玩文恬武嬉其事適等而武備之衰爲尤甚今欲立明作之功濟惇大之體建萬世久安長治之策安得不立紀綱明賞罰從其壞于因循者而振揚之也臣敢冒昧悉以邊事之弊者爲陛下陳之中國之禦戎地險以爲坊頃自大寧既棄而東北之藩籬以薄東勝不守而西北之形勢以孤此地險之失據其弊一也中國之禦戎人和以爲本頃自大同倡亂而人懷判渙之謀諸鎮觀望而軍無紀律之固此人和之未

至其弊二也中國之禦戎兵食以為具頃自屯
政不脩而列屯無可仰之資鹽法未清而轉漕
無飛輓之助此兵食之未克其弊三也弊端日
新則邊備日隳而臣愚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 陛下誠建久安長治之策以盡夫守之之
道亦惟察其致弊之原亟為之所而已矣臣嘗
妄論今之事宜有六而攻討之術不與焉明君
重馭輕之權則畿兵之簡閱不可以不嚴也脩
列屯固圉之略則土兵之團練不可以不恤也

廣推誠授任之道則精擇久任之說不可以不
行也慎招携懷遠之圖則撫綏節制之宜不可
以不詳也為深根固本之慮則繭絲保障之辨
不可以不早也求足國裕用之規則酌盈濟虛
之道不可以不力也凡此數者臣蓋日夜思之
而未知其合於 國體否也今 陛下以天下
為度以生民為念深求夫守之之道則惟擇將
擇相與之共理而已矣蓋將所以捍衛于外相
則計其功過詔王而馭之者也晉漢高之王秦

卷之二
九
也有蕭何為之謀而後韓信得以畢其策宣帝
之屯金城也有魏相為之主而後趙克國得以
定其功唐憲之定蜀也有杜黃裳為之輔而後
高崇文得以展其志天下之事未有不由於君
臣一德將相戮力而可與有成者今從容密勿
者有張仲之賢寵握韜鈴者有吉甫之略而又
益求遺才搜剔弊陋沉毅有斷而不重發以隳
其功更張有漸而不輕為以速其敗則謀運于
帷幄之中而業彰于萬里之遠 大業之固當

與天地同久而胡虜一時之驛騷旋即底定矣
又何足以勞 聖慮哉然臣于此復有獻焉晉
孟軻氏有曰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是以古
先哲王承曆數之重為華夷之主雖天下有一
之不理皆為王政之缺而尤急於守身姦聲亂
色足以蕩吾守也則斥之淫樂慝禮足以移吾
守也則絕之便嬖側媚足以挫吾守也則遠之
甘言卑辭足以亂吾守也則放之雖在紛華波
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凜然如對神明不敢失守者誠以能守其身則能守天下也我皇祖之訓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所以光啓一統之業而垂之萬世者蓋本諸此今陛下弘紹丕圖益敦前烈敬一有箴而操存於內者為甚嚴五箴有註而省察於外者為甚密以此而取人則有克知灼見之明而任賢勿貳矣以此而立政則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庶績咸熙矣是故其本在君心其輔在將相其具在紀綱久安長

治之策在陛下一加之意而已臣又何言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戰慄殞越之至臣謹對

問古人于將皆因時而用予嘗迹漢事高祖廓達善用一人一時諸將多起自屠販而陳平韓信之流皆貧無行而高祖驟用之然皆世之雄也當是時除秦感項卒用諸將力至此然而異日呼號擊柱或乃攘臂而起光武懲之其所用鄧禹吳漢馮異皆

見文獻公集 卷之二
雍容儒者有謹質退讓之風後世稱善然
隗囂公孫述不如羽萬萬徘徊隴蜀之間
艱關師旅僅乃得之或以為此其將優劣
之効其果然與或又謂時之所值攻取之
大勢然也其亦有見與文帝漢之令主因
匈奴敗約慨然而思頗牧臨幸細柳霸上
諸軍然親嘆李廣而竟不用魏尚差首虜
罰作之此亦守成之時所宜爾與予觀
者大槩承平則責將備所以核治有事則

法網濶略所以圖功皆時所適也今天下
治極矣然南北方用兵震濯夷狄此亦用
將時也諸所為將及用之之方宜如何而
可其極陳之

自昔帝王所以定天下之業者曷嘗不資於將
哉操縱異術其用則同歸焉耳夫帝王之用將
匪徒用之將以保治而定功也時可以嚴而責
之不備則人玩而法不立何以保治時可以寬
而責之太備則人懼而事不立何以定功責之

嚴而復有以寬之則惠行而人益感責之寬而復有以嚴之則威發而人益戢一時奇偉待用之士必且畏威懷德而奔走宣力之不暇矣又何不得其用哉執事迹漢事以問且曰諸所為將及用之之方宜何如而可愚嘗俯仰古今而知執事之意深矣敢不誦所聞以對漢高之興蓋當創業之初人心未定一時翊運而起者若陳平韓信黥布彭越之徒亦皆當世之雄故高帝寬其駕御之術以盡其才之所長而卒不免

於誅夷者非帝之不念功也亦諸臣之恣肆有以取之也入齊不報而自王固陵後期而不至帝之圖之其機蓋決於此矣是故一旦刑之所以杜陵僭之漸也光武之興蓋撫中興之運人心已定一時佐命而出者若鄧禹吳漢寇恂馮異之徒亦多儒將之風故光武謹其駕御之術以適其才之所稱而終得以保全者非帝之獨念功也亦諸臣之謹質退讓有以成之也軍行則守約束而罔踰事平則納符印而恐後帝之

親之其機蓋決於此矣是故始終全之所以答
共事之勞也使高帝遇鄧吳之將亦必懷之以
恩矣使光武遇韓彭之將亦必裁之以法矣乃
若文帝之興則又異乎高帝光武之時矣呂氏
既誅人心大定斯固建纛之治而歸馬放牛之
會也故一時若李廣之才嘆其不遇高帝而抑
之不用非帝不思封疆之臣也以廣之雄傑非
所用于守文之日也且帝常與馮唐論將慨然
而思頗牧一聞魏尚之賢即出之囚繫還守雲

中帝非過繫尚也示以有司之法所以全之也
事有大於差首虜者則不得全矣嘗行勞軍一
見亞夫之嚴整則嘆為真將軍且以屬景帝使
廣如亞夫則帝亦庸之矣夫豈忽鼓鼙之思有
才不用而顧欲求頗牧於異代哉韓信彭越諸
公誠多英略高帝用之以圍項羽雖成犄角之
助而恩之不終或以貽烏盡弓箠之譏鄧禹吳
漢諸公誠多儒風光武用之以圍隗囂公孫述
雖遲歲月之功而終之能全乃得以成山河帶

礪之誓隗囂公孫述誠非羽敵而成功有難易遲速者二帝之值時既異而攻取之勢亦殊隴蜀之阻險不出固難以猝下也且帝數騰書陳示禍福蓋欲來之以德未始急攻之也有分土無分民帝視隴蜀之民真吾民不忍殘之以兵矣豈可以成功之難易遲速而遂謂將材之有優劣哉夫漢事遠矣愚於西漢之臣獨惜乎韓信之才而不學道也於東漢之臣獨嘉乎鄧禹之賢而知道也黥布彭越之干紀無足言矣如

信之勲假令謙讓不伐庶亦漢之太公而以罪戾不終愚是以惜之也臧宮馬武之矜勇無足言矣如禹之元功假令挾以自多則亦後之韓信而以功名獲全愚是以嘉之也然則後之為將者又宜何所懲而何所法也方今南北用兵誠用將時也漢文惜李廣不遇今則遇時矣聖天子方弘兼容博愛之仁總長駕遠馭之略四海之內有一民之困於夷狄盜賊者惻然思以救之選用將帥以寄攘斥之責拔自偏校而

至大將者有之擢自幕職而服大僚者有之起
自罪廢而總戎麾者有之用之不求其全立之
不問其類施不測之恩而踈遠之有功者必錄
施不測之威而貴近之有罪者必刑蓋真得用
將之道而漢三君之事不足言矣執事乃問愚
以諸所為將及用之之方是豈愚之所能及哉
乃執事則言之矣承平則責將備所以核治有
事則法網濶略所以圖功豈欲於課責之中更
示濶略之意使賢如魏尚者不困於文吏而得

以展布手足乎昔虞詡之治朝歌三科募士偷
盜奸利者為上此文法所禁也然詡使以調賊
卒賴其用而賊黨遂散趙克國之備西羗以罕
并無罪罕豪來見輒縱還故地不俟報可亦文
法所禁也然克國以散西羗之黨卒如其策而
先零破降假以權宜不拘微文使將帥得擇便
措勝亦帝王御將之微權也使功使過使詐使
貪苟可以集吾事不論其他苟可以殄夫寇不
考其素則雖秦項之強而恥之特易易者固漢

高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之力也帝王御將之道夫豈一端而已哉顧人之才行不能相兼而功過可以相準帝王之用人也每取所長而舍所短人臣之自用也每以所短而累所長馬或泛駕而効千里之途士或跣踵而任干城之重此漢高之所以兼收夫屠販也烏附可以已疾而或至於殺人小人可以成功而或至於亂邦此黥布所以不容於治世也今之將帥豈患無人天下武士無間踈戚遠近多喁喁焉鳴劔抵

掌思自奮於風雲之會此固天之所以資中興也徐加延攬稍寬假之而責其後效則負俗累者皆適用之才矣然愚以為帝王之御將雖操縱有時而將之所自處則不可不謹其在於今廣延薦之途雖販繒織簿之輩皆所不棄矣而拔劔擊柱之風則不可有也優賚予之恩素貧無行之流皆所不遺矣而偶語攘臂之習則不可冒也假便宜之權雖推轂授鉞之誠皆所不迨矣而上功差首虜之失則不可蹈也東漢諸

臣功施社稷恂恂如書生此則為將之所當法者耳古之忠臣不以昭昭申節不以闇昧廢禮禮也者固人臣之所當自盡者也豈必責之備而始自戢也哉語曰赦小過過積而至於大則不可赦矣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使無利於國則不可專矣今聖天子執鼓舞之權嚴綜核之治天下之士固跂竦求用而惟恐用之不適也愚也不足以窺聖神文武之蘊而所自為將者則講之熟矣

敢敬以復惟執事教焉

問兵之大要在攻守而其用在竒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孫武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然則攻守果異勢歟抑亦相為用而不可執歟試以往事籌之李牧之備趙邊匈奴歲入輒令收保若怯矣何以卒成破胡之功王翦之代李信將兵六十萬而堅壁不出若無能矣何以卒收破楚之績孫臏走

梁以救趙劉鄩之潛趨太原蓋亦欲攻敵
所必救矣何臆破魏而鄩則無功周亞夫
委梁以敵吳李光弼之堅守河陽蓋亦欲
待賊之衰矣何亞夫破吳而光弼則不免
韓信之出井陘一戰而破趙五十餘城偉
矣使趙能用李左車不知又何以制之田
單之守即墨一戰而復齊七十餘城烈矣
使燕能用樂毅不知又何以待之司馬懿
之取孟達也卷甲疾趨而平公孫文懿也

自計必以暮年何急於取達而緩於文懿
也李靖之平蕭銑也浮江直下而討輔公
祐也則必先攻其別將何勇於取銑而怯
於公祐也此皆諸士所習聞而用兵方略
亦可槩見幸明言之無略

夫兵者因形以制變者也夫將者因法以制奇
者也兵無常形故將無定法無常形故奇由出
焉無定法故出奇而不窮奇者攻守之機而循
環之無端者也孫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

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夫有餘不足言其常也可勝不可勝者言其互用也如使不足者常守則終難與攻矣如使有餘者常攻則忘其所守矣昔智伯滅中行氏連三家之兵以攻趙城之不沒者三板可謂能攻矣然肘足交車上而智伯敗惟其不知所守也燕將守聊城而距強齊食人炊骨而士無反外之心以共搃期年之敵可謂能守矣然箭書入城中而燕將降以其不知所攻也向使智伯能以守為攻則韓

魏無以乘其隙雖魚鱉晉陽可也垂成而敗功隳名滅恃有餘者也使燕將能以攻為守則仲連無以關其口雖復齊為燕可也而為義不終名降身到怯不足也夫有餘不足者非常形也勝不可勝者非定法也瞬息異用惟名將能反之此之謂奇也以有餘不足不可以盡攻守之變故示之以可勝不可勝之權以可勝不可勝之無常故推而歸之於奇是以深溝固壘本以為守也見可勝而進則如決千仞之谿而敵不

能為守入人之國而膏車躍馬所以為攻也見不可勝而退則如藏九地之下而敵不知所攻交變迭出易形易態恍兮惚兮微乎神乎而人不知其端此竒之至也如是而攻守之道盡矣吾嘗博極史傳覽古名將之迹有可觀者李牧為趙守邊匈奴入輒收保積數歲而匈奴以為怯及其大入牧縱人畜佯不勝破殺匈奴數萬人單于奔走夫牧之收保所謂鷲鳥潛形而其大戰所謂曠弩發機此自法之所有者然潛之

之久而匈奴不能知發之之速而匈奴不及避乃牧之所以能竒也王翦以六十萬人伐荆荆悉眾挑戰而翦堅壁休士不與戰及其引而東乃因士皆投石超距舉而追之大敗荆兵殺將虜王遂定其地夫翦之不出所謂避其方銳而其追之所謂擊其惰歸此亦法之所有者然避之而荆人不得戰擊之而荆人不能逃乃翦之所以能用竒也孫臏走梁以全趙法曰攻人所以必救竒矣然龐涓空國都而爭人國又轉而救

梁往來奔命故臚得以乘之若夫劉鄩之趨太原雖臚故智而晉王方興太原有備加之靈雨往不遇敵情見勢詘而還則與臚消之事亦稍不同故曰知其可戰而不知敵之不可戰其勝半是也然鄩潛師整旅去不之覺來不受追計雖未成亦不失為竒謀矣亞夫委梁以敝吳法曰勿與爭戰敝而勞之竒矣然亞夫東行自請景帝上既許其便宜而梁亦足自戰故亞夫得以全力制之若李光弼之守河陽雖恥亞夫本

策而朝恩媚功唐主嚴督加之懷恩違制陣原失險貪剽遇伏而敗則與吳梁間勢正相戾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也然弼相持懷州還營而降二將地道而縛首酋志雖未遂亦足明其為竒功矣韓信之出井陘也以背水勝法曰置之死地而生亡地而存是也其始趙人方笑之而及其拔趙幟立漢赤幟趙人乃顛倒惑亂而王歇被虜成安君身覆泚上一戰而收五十餘城信之用竒至矣當是時李左車方獻計而

困信使其計行則趙不空壁信安所拔幟乎然
信未下井陘而先遣謀知其不用李左車計而
後出所謂先知敵之情也若趙用左車計則信
或別有以待之矣竒豈可以一途而取哉田單
之守即墨也以火牛勝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脫
兔是也其始燕人以即墨且降而及燒牛尾驅
龍文燕人乃眩瞽驚駭而騎劫被殺迎襄王於
莒一戰而復七十餘城單之出竒神矣當是時
樂毅方為將使騎劫不代則燕不信降單安所

施火牛乎然單因燕有隙而先縱間惟不用毅
而後敢戰所謂先去其所忌也若樂毅尚存則
單惟堅守以俟之矣竒豈可以必用為功哉司
馬懿之討孟達則八日而先至其平公孫懿也
則計期年而後返蓋孟達兵少而食多兵少則
我易乘食多則彼可以持久不速取之則吳蜀
之交合而車輔之勢成彼以久食而待強援勢
難拔矣故懿倍道疾行出其不意而孟達授首
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以速為竒者也文懿

食少而兵多食少則彼利於速戰而兵多則我
難以力爭不稍緩之則主客之形異而雨水之
勢艱彼乘飽以鼓衆而挾衆以凌我事其危矣
故懿曠日累月待其自困而文懿就誅法曰不
戰而屈人之兵此以緩為奇者也或速或緩宣
王其所謂知戰之日有哉李靖之平蕭銑則直
抵其都其討輔公祐則旁擊其將蓋江陵道遠
而秋濤漲惡銑恃險阻不為設備由不虞之道
攻不戒之國莫有捷於此者矣故靖浮江橫舟

直抵城下則已搃銑之嗑入其腹心士不及謀
兵不及召而銑以降法曰批亢擣虛此其直取
為奇者也丹陽兵精而惠亮戰勇祐恃犄角相
為聲援擊人之堅而奪人之氣莫有巧於此者
矣故靖先趨富塗攻走惠亮則已割祐右臂失
其所倚計不及立衆不及戰而祐見縛法曰徯
其左右此以分擊為奇者也或直或分衛公其
知戰之地者哉故將而知奇則形而無形用法
而不執於法攻可也守可也方以為守忽而為

攻方以為攻忽而為守紛紛紜紜混沌沌耳
目變於前形色幻於後兵出而天下不知其端
戰勝而天下不知其善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
不可勝窮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
兵不過奇出奇之變不可勝窮也嗟乎奇豈易
言者哉吾嘗好醫矣始讀書見太醫令意自言
受臨菑慶陰陽禁書論藥石神以奇眩診病得
二維二躄諸術決嫌疑斷可治處時日若卜數
然嘆其精已然意猶立規矩起度量稱權衡合

色脉各有診藉垂之後來則以為醫或可學也
及觀華元化傳剗腹湔胃傳以神膏乃復嘆曰
信乎天下之奇也技止此矣然又觀秦越人所
稱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視
垣一方不出千里而見其表則曰何其奇之極
也吾不敢復言醫矣夫兵何以異此其道全得
者則為李牧王翦孫臏周亞夫韓信田單司馬
懿李靖阻於天時阨於人事半得半失者則為

劉鄩李光弼其道全失者則為智伯燕將然古
今失者多矣不可勝言也得者有矣亦不可以
言傳也茲所可言者特因明問而立其準耳惟
執事進而教之

問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先計後戰然必
審彼審己而後計可決也昔之禦戎者勞
師遠攻則蹈危厚賂約和則納侮故歷代
相沿率因形勝扼險要為固守之策亦計

之得者也然不能使胡虜之不侵豈地險
不足恃歟昔人論中國匈奴各有長技今
胡虜之技不啻昔矣然胡亦有短吾亦有
長若之何而可制伏胡虜歟漢人之守邊
也收河南城朔方唐人亦城受降絕胡虜
於沙磧之外 國家邊鎮近者距都不數
百里豈務廣德不務廣地歟唐城受降歲
減鎮兵數萬今日邊屯亦有形援不相
及失迂直之計者歟然張仁愿必俟默啜

有間而城之亦未可輕也不知可令大臣
知邊事者密為經略否歟昔孫武論兵必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審彼審己以決吾戰
守之策諸士必籌之熟矣其且陳之若臨
事出奇則變化萬端不敢以預圖也

賢將所以靖難却敵而峻中國之防者豈徒以
偉功為哉亦固吾之所以守者而已矣夫邀一
時之功而結夷狄之怨是輕而寡謀者也徃一
時之安而隳永世之圖是懦而憚事者也皆非

所以衛國也賢將之備邊必計其安危慮其終
始厚吾兵力以觀敵之變勢不可為則鎮之以
靜而敵有所不能窺勢有可為則發之以果而
敵有所不及禦蓋雖戰守竝用要在固吾守而
已矣有險而棄之誠非所以為固而策之不審
動之不時又何以收萬全之功而副明王分閫
之意哉執事以禦戎策諸生且欲審彼審己以
決戰守之策非生所及也然亦習孫吳之書聞
長老之論察邊徼之情而有槩於中久矣夫中

國之與夷狄隣也猶富室之與盜賊隣也為富室計亦惟高其垣墉戒其門閭嚴其關鍵固其扃鑰出入有譏使盜賊不得投吾間足矣固不能使盜賊之必無也然則為中國計亦何異於此夫夷狄之行盜侵驅習俗固然上古明王莫之能禁也然亦視吾備禦之疎密備疎則入備密不能入也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豈必百戰百勝而後謂之全勝者哉戰而不勝則將士虜邊城屠戰而勝則兵半折所謂全勝者蓋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蓋兵有制可用無制不可用敵有隙可乘無隙不可乘知兵之可用而不知敵之不可乘勝弗弗全也知敵之可乘而不知兵之不可用勝弗全也知兵之可用知敵之可乘而不知為善後之策雖幸大勝亦弗全也帝王之兵計後世而動伯者之兵計終身而舉夫豈先戰而後求勝哉漢唐以來制禦夷狄之道大約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主於戰者則曰非撻伐無以服強暴然

得其地不可守得其民不可使徒快心於狼望
之北而不憚士卒之傷夷是蹈危也不可也主
於和者則曰非要結無以緩侵陵然金繒甫入
而虜復來口血未乾而虜復犯徒信空言而冀
胡馬之不窺是納侮也不可也故三者之中守
最得策自秦築長城歷代遞加增築募民徙塞
以省更戍之勞塹山堙谷以張形制之勢謹烽
燧習騎射利餉道豐芻糧而又明賞罰申約束
守之之策蓋無日不講矣然不能使胡虜之不

侵邊氓歲遭屠掠者豈地險不足恃而所以守
之者尚有遺策哉晁錯謂中國之長技有五匈
奴之長技有三自石晉以來胡人居我漢地用
我漢工器甲堅利非復曩時之無全兵矣然胡
有所長亦有所短吾有所短亦有所長今胡之
長技猶昔也然胡之所資者田獵畜牧非有蓄
積之饒故其衆恒散每欲入寇則必徵各屬示
以鹵獲之利大衆始集使吾守固而不得入則
其氣必沮再三不利則其約必携無以合其衆

矣此胡之所短一也胡之入寇也必多自齎負亦不過數十日之資耳吾守固而野無所掠又絕其汲道毒其上流使不得爭水泉之利則士馬必困此胡之所短二也如或恥於衆之徒合而不可輕離也則必冒馬一肆然進則有腹背受敵之患退則有首尾衝決之憂此胡之所短三也知胡之所短而敬以制之則胡不得以施其長技矣中國之長又猶昔也然胡之入寇也每聚而專吾之守禦每散而寡以吾之散當

彼之專遂衆寡不而至於敗此吾之所短一也出吾所不趨趨所不意一旦得入遂衝我腹心而吾之佚者勞因我積聚而吾之飽者以饑此吾之所短也其或知我之勢厚而守嚴也乃佯北以誘別出以牽之吾不察而墮其計遂乘吾懈弛吾關隘此吾之所短三也知吾之所短而敬以圖之則吾得以施其長技矣善用兵者每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彼已之短長賢將之任不可不



原件短缺

P31

審也既得地險復盡人謀而又審彼審已用吾
所長庶制人而不制於人也黃石公記曰務廣
地者荒務廣德者強帝王之治天下固以保境
息民為心豈徒角戎狄之勢爭尺寸之地也漢
人之守邊也雖收河南城朔方而亦棄造陽之
地九百餘里匈奴雖遭創艾而漢之士馬物故
邑里蕭條不忍言也唐人雖城受降絕突厥於
沙磧之外然築城虜中終為寇資當時唐休璟
已諍之矣 國家建極北平其邊鎮之建置

而出之誠未易能也思昔 文皇帝既以大寧
界三衛而往來開平猶諭從臣東守大寧可永
無事易置之意蓋有待焉而未果也為今日計
亦惟審於彼已知有可乘之隙則散其黨類貶
吾故地以全中國之險如無可乘之隙則示以
威德使奉藩籬以為中國之用斯則上可以成
不世之功次亦無挑釁之禍何遽不可為哉昔
唐人北患默啜而默啜乃殞於敵手西患欽陵
而欽陵亦屠於國人敵固未嘗無釁也患在謀

不素立而不知應爾此固經略大臣之所宜注
心者也漢唐之都在秦雍故備之西北者必嚴
今 國家之都在燕冀備之在東北者豈可不
慎哉雖然宋人有言聖王之制禦夷狄其備不
在邊境而在朝廷蓋探本之論也是故增吾德
業正吾紀綱脩之朝廷之上以成內之順治者
宰相之事也致吾威強足吾兵食修之邊境之
間以成外之威嚴者將帥之事也今我 皇上
聖神文武帷幄有張仲之賢戎行任吉甫之

此天地所以歆格遠近所以輯寧而弘濟中興
也封疆之臣遵廟算奉明威四夷且遠遁矣又
何邊境之釁孽足虞哉管見如斯惟執事教之
問昔人有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故古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教民講武也今
考其教之之法不過曰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而已夫兵武事而乃區區於
等列威儀之習不亦迂乎及觀其臨敵赴
義奮勇不顧又何強也豈教之用之異道

乎後世兵制莫善於唐考其時征伐四克
皆賴士卒之力而說者乃以為唐之兵強
故成藩鎮之勢及宋鑒其失而痛懲之終
其世營伍之間無敢譁者蓋庶幾有安節
之風矣而說者又以為宋之兵弱故不能
以禦夷狄之變然則強如唐弱如宋無一
可歎抑所以致之者各有其弊歟今海內
治平可謂極盛近以南北小警稍飾武備
申軍法而士習安恬輒呼噪不戢至臨陣

當敵則又選悞顧望莫敢先奮何歟豈教
之不素馭之無術歟夫天下之事圖之貴
豫茲欲使吾之兵強如唐而不至於悍馴
如宋而不至於弱則何道而可其極言之
以觀御衆之略

養兵不貴於多也貴得養之之用馭兵不患其
強也患無馭之之術夫國之所以須兵者以
禦外侮而振國威也而兵之所以為強者以知
禮義而嚴將令也多而不可用則雖有多之名

實則蠹而已矣強而不能使則雖有強之形實則驚而已矣故賢將之馭衆也使之強其實毋強其形畏乎將不畏乎敵畏將則進有敵愾之勇不畏敵則退無返顧之心雖數萬人無敵於天下矣而況於衆乎禮義之不知而軍政之不肅則其咆哮猛厲之氣且不以之赴敵而以之驚上是形強而實反弱也雖百萬之衆猶無益於用而況於寡乎天下治平無事所當講者莫急於兵愚雖武人懷當世之慮久矣請因明問

而敬陳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自昔帝王雖處治平之盛而不弛戒備之心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出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若是者豈好為耀武而動衆哉夫民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逸之也久則使之也難是以先王之教民也因獵以訓軍旅而示之武取物以祭宗廟而示之孝使其耳目習於斬刈殺伐而不懼

使其心志安於貴賤列等而不亂內以折其驕
悍難使之氣而外以作其敵愾敢死之勇是以
其民之事上也如弟子之於嚴師而其赴敵也
如鷙鳥之擊也則教之有素也昔者晉文公欲
用其民先示之以義示之以信示之以禮及城
濮之役文公觀之曰少長有禮上下和睦民可
用矣故能一戰而霸以成攘楚之功越王勾踐
欲用其民試之於五湖置礪炭於前蹈而死者
以千數劍加於領戈擗於胸流血被地而不可

止勾踐遽擊金而却之曰民可用矣故能東滅
強吳以雪會稽之恥由是觀之少長之禮和睦
之節所以事上也蹈水火冒白刃斷死而不辭
者所以當敵也事上則欲其順而以之當敵則
是深拱揖讓而當猛虎之蹊也不亦懦乎當敵
則欲其強而以之則事上則是噪詈箕踞而在親
長之側也不亦悖乎故兵有所宜強有所宜弱
施之而不當皆足為患唐宋之事是已唐之府
兵其制善矣一變而為獷騎再變而為方鎮土

著之兵不足則召募以益之士非素附人有逞
心而為上者又專務姑息致使主將畏其偏裨
偏裨畏其士卒河北諸鎮遂化為夷豪傑之士
環視拱手而不能取矣故司馬光謂唐治軍不
以禮終成藩鎮之勢者豈非少長等列之教不
明故無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耶陵夷至於五
代宋鑒其弊罷諸將之權聚重兵於內昔之強
悍之風至是一變然其既也聲容徒盛武備寢
衰用士人為將則乖專閫之誼以京軍外戍則

失馭重之權強狄一呼而折北不捄矣故蘇轍
謂當時之兵痿癯而不振者豈非訓練汰閱之
法不嚴故無以作其敵愾敢死之勇耶由此言
之唐兵之強也有強之形而無強之實故至於
悍悍則不得謂之強矣宋兵之馴也不畏乎將
而畏乎敵故至於弱弱則亦何貴於馴哉夫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國家蓄兵之制遠邁
宋唐內設府衛外列軍屯二百年來重熙累洽
干戈戢而不用弓矢橐而不服可謂盛矣比以

邊烽時警海波未靖乃稍稍徵武勇之士講訓
練之法豈非教而用之歟然竟未聞有捐一旦
之命為 國家道南北之憂者而其跳梁跋扈
之狀顧恒囂於營壘行伍之間至於出府庫之
資以賞之而後得旦夕無事夫驚上則似強避
敵則又弱是唐宋之事兩敵而俱至也不亦大
可慮乎雖然天下之勢每患其成成則難圖唐
之兵積強之勢也故不可以復弱宋之兵積弱
之勢也故不可以驟強今吾之兵雖有強弱之

形而其勢未就則可因其勢而道之以為制馭
之術制之奈何曰威與愛而已矣夫將帥之馭
兵也猶之馭馬也馬之所以取千里者豐其芻
秣時其飲飼而後其力不倦然或詭銜竊轡驅
之左不左驅之右不右不能千里而好齧其輿
人則鞭策加之鈎鈐制之矣故拊摩惠愛將帥
之芻秣也嚴令明法將帥之鞭鈐也持此二柄
不能用而患下之難使其各豈專在於卒乎唐
之兵使他將御之則橫使郭子儀御之則順朔

方一軍獨稱忠義者豈其性殊哉宋之兵使他將用之則走使岳飛用之則勁世稱岳氏之軍難於撼山者又豈其性殊哉是故兵之強國之利也因其勢而道之使之強於敵而毋強於我在轉移之間耳操其鞭鈴以威之法令明而賞罰當人其有不畏我者乎畏我則不畏敵矣豐其芻秣以拊之好惡與之同堙鬱與之達人其有不愛我者乎愛我則其氣自信矣故法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

俱死愛之謂也又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也威之謂也威不可以易發惠不可以褻施一醪之味非能人人而甘之也而士皆樂死者當其機也一姬之戮非能人人而懾之也而軍皆股慄者發以時也威行乎惠之內則惠可以為威惠寓於威之中則威可以為惠在為將者善用之而已威惠並行手臂相使馴歸於我而強加于敵則雖驅百萬之師猶之驅羣羊然與之進與之退何求而不

得何往而不可哉雖然此將帥之責也愚又聞
 之古之御將者假之以權任之以重而後責其
 成功昔李牧為趙將市租之入盡以饗士而趙
 王不問故牧得以施其惠李光弼之帥河陽也
 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人無不憚光弼之
 嚴而時議不非故光弼得以行其威世皆知李
 牧光弼之賢而不知有以成之也今之將寡謀
 輕動過於嚴以激軍之變信者有之矣獨不曰法
 亦不可弛乎培尅聚歛託於惠以實其私橐者

信有之矣獨不曰彼或有所為乎惡其激可也
 而遂以為勿嚴不可也懲其貪可也而遂以為
 勿惠不可也夫人各有意不可徒觀其形事貴
 稽終不可遂責其始若從其形而觀之則李牧
 饗軍之時不免培尅之議而光弼專誅之日將
 有激變之虞矣故士不用命其責在將然亦有
 不專在於將者此非愚之所敢言也惟執事怨
 其狂而教之幸甚

瞿文懿公

制科集卷之一

